

全三國文卷四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三

李康

康字蕭遠中山人明帝時為尋陽長後封閣陽侯有集二卷

鬻髀賦

幽魂髮鬚忽有人形文選謝惠連祭古冢文注

遊山九吟序

蓋人生天地之間也若流電之過戶隔輕塵之栖弱草藝文類聚六

運命論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降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言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言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合玄同曲折合符得

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言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涓濱之賤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言遊于羣雄、其言也。如言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言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于陳項、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言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于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聞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祆始于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強也、徵發于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于庚

宗吉凶成敗各曰數至成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曰文命者七九而婁曰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于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閒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于靈景辯詐之僞成于七國酷烈之極積于亡秦文章之貴棄于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于規矩之內闐闐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曰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魯衛曰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于定哀曰仲尼之謙也而見忌于子西曰仲尼之仁也而取讎于桓魋曰仲尼之智也而屈見于陳蔡曰仲尼之行也而招毀于叔孫夫道足曰濟天下而不得貴于人言足曰經萬世而不見信于時行足曰應神明而不能彌綸于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駟于蠻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

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
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
于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闕其
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于一主
歎息于一朝屈原曰之沈湘賈誼曰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
所曰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
其身可知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
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于雲則雨施沈之于地則土潤體清
曰洗物不亂于濁受濁曰濟物不傷于清是曰聖人處窮達如一
也夫忠直之迂于主獨立之負于俗理勢然也故木秀于林風必
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眾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
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曰遂志而
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于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訪議于當時

彼所自處之。蓋有筭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微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條臆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閒。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目闕看爲精神。目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脉脉然自目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鏹于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于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于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躡于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于後也。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自奔競于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

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
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闕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
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
過滿腹。棄室而灑兩者，不過濡身。過此曰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
則善惡書于史冊，毀譽流于千載。賞罰懸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
固可畏也。將曰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
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紵而守
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拔社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
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眾，爲己甚寡，不愛其身，
而嚮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
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曰爲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客主哉。天
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曰守位，何曰正人，何曰義。
故古之王者，蓋曰一人治天下，不曰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

曰官行其義不曰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曰保其身貽厥孫謀曰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于斯矣

文選疏文類

案世說新語德行篇注有李康家誠御覽四百三十一引王隱晉書亦載李康家誠康乃秉字之誤魏志李通傳注引王隱晉書是秉字秉乃通之孫晉書李重傳重父景即秉也今定從魏志注曰家誠編入晉文

董尋

尋河東人明帝時爲司徒軍議掾

上書諫明帝

臣聞古之直士盡言于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紂劉輔譬趙后于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主愛

惜天下也。建安已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于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已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已冠冕，被已文繡，載已華輿，所已異于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光，已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臣禮君，事君，君忠無患，無禮國何自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閒而起，誰當爲陛下盡言事者乎？又誰當千萬乘已死爲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

魏志明帝紀注御覽四
百五十三並引魏略

魚豢

秦為郎中有典略八十九卷

曰武帝配天議

昔后稷曰功配天漢出自堯不曰堯配天明不紹也且舜已越數

代武皇肇創洪業宜曰配天曰先后配地通典四十二

典略儒宗傳序魏略曰董遇賈洪邯鄲滄粹夏

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

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埽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

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曰攷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

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子弟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

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

麤疏無曰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

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

法點注之閒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曰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未

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已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
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于此。是已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
魏志王肅傳注

儒宗傳論

學之資于人，也。其猶藍之染于素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況凡品哉！且世人所已不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于四方故也。余已爲是則下科耳，不當顧中庸已上材質適等，而加之已文乎？今此數賢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已守學不輟，乃上爲帝皇所嘉，下爲國家名儒，非繇學乎？繇是觀之，學其胡可已哉！
魏志王肅傳注

武諸王傳論

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于疇管，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彭之挾恨，尙無所至。至于植者，乃令楊修、呂倚注遇害，丁儀、呂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曰：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已也。

魏志任城陳蕭王傳評注

王繁阮陳路傳論

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曰：解締結，誠彼時文辨之傳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曰：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曰：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于肥鱖，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于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尉性頗忿鷲，如是彼爲非徒，曰：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植榦，其爲光澤亦壯

觀也

魏志王繁傳注

佞倖秦朗孔桂傳論

為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無尸素之刺雍熙之美著太平之律顯矣而佞倖之徒但姑息人主至乃無德而榮無功而祿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陵傾邪滋多乎曰武皇帝之慎賞明皇帝之持法而猶有若此等人而況下斯者乎魏志明帝

紀注

許攸婁圭傳論

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眾毛之助則飛不遠矣曰此推之大魏之作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魏志崔琰傳注

勇俠傳論

魏略曰孫資顧祝公道揚何若鮑出四人為勇俠傳

昔孔子歎顏回曰為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就如孫祝菜色于市里顛倒于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

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耳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
竟脫季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既不
欲其泯滅且敦傳俗至于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于自然跡
雖在徧戶與篤烈君子何已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任俠長遂蹈
義自西徂東推討逆節可謂勇力而有仁者也魏志問
溫傳注

徐福等傳論

魏略列傳曰徐福嚴幹李義張既游楚
梁習趙儼裴潛韓宣黃朗十人共卷

世稱君子之德其猶龍乎蓋已其善變也昔長安市僧有劉仲始
者一為市吏所辱乃感激蹋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修流名
海內後已有道徵不月就眾人歸其高余已為前世偶有此耳而
今徐嚴復參之若皆非侶龍之志也其何能至于此哉李推至道
張工度主韓見識異黃能拔萃各著根于石上而垂陰乎千里亦
未為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軀保郡見延帝王又放陸生優
游宴戲亦一實也梁趙及裴雖張揚不足至于檢已老而益明亦

難能也

魏志裴
潛傳注

外夷傳論

俗曰為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時之氣是何也曰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汎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尙曠若發蒙矣況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隄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已迅游載驟襲已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魏志烏桓鮮卑東夷傳注

張昭傳論

余曩聞劉荆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曰示禰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曰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籍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干嵩岳等資而乃播殖于會稽

吳志張昭傳注

殷襄

襄字元祚，爲章武太守，有集二卷。

薦朱儉表

蓋聞虞書非俊，又無曰光帝載。西伯非髦，士無曰開王業。是故高世之主，必廣登命之禮。有爲之君，務通賢者之路。所曰成大治也。猶見同郡朱儉，字文信，天真清亮，雅性忠篤，純粹足曰激清源，美行足曰廣風俗。當仁不讓，見得思義，疏達之才，強記博聞。飛辭抗論，駱驛奇逸。誠當世之俊異，一時之秀出也。如得毗佐銓衡，翼亮右曹，濟濟之觀，足用華國。

藝文類聚五十三

誠子書

夫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攷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爲姚平所誠。此道之難知也。省爾之木，不及于房，而吾之言，過于平矣。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

之曾顏之徒有若無實若虛也。沉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為
謗先，怨禍竝集，使吾懷朝父之憂，為范武子所歎，亦非汝之美也。
若朝益暮習，先人後已，恂恂如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旨而知
其甘，永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念之。
爾其念之。藝文類聚

黃觀

觀明帝時為郎中。

上疏諫畜鹿

臣淡思陛下所召不早，取此鹿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曰為軍
國之用也。然臣竊曰為畜鹿，但有日耗，終無得多也。御覽九百六

案魏志高柔傳注引魏名臣奏曰此疏為高柔所上

奏事

今年麥苗雖好，臨熟多雨，而悉復偃壞。小麥略盡，惟穰麥大麥頗

得半收耳漢文苑類聚八十五

虞松

松字叔茂陳留人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景初中從司馬懿征遼

東還辟為掾正始中遷中書郎魏志鍾會傳注引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作中書令至太

守案北堂書鈔五十三引晉起居注元康六年言後不常親郊社制度廢弛太常虞松攷正舊儀死不悉備今攷魏景初至

晉元康隔五十餘年蓋別有一虞松也

檄告公孫淵

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為王人位則上公而

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必傳言失旨已相

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晉書宣帝紀案魏志鍾會傳注松

從征遼東宣王命作檄及破賊作露布

朱誕

誕景初正始間為太尉屬

忌月設樂議

今因宜改之際，還脩舊則，元首建寅，于制為便。宋書禮志一

劉肇

肇景初正始間為大將軍屬

忌月設樂議

宜過正一日，乃朝賀大會，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宋書禮志一

朱遺

遺為羽林右監

奏論選舉

天下之任，非吏部尚書所能獨辦，令長官下，可專付吏部守官上

八座舉御覽二百十四引魏名臣奏

甄毅

毅為駙馬都尉

奏請令尙書郎奏事處當

漢時公卿皆奏事，選尙書郎試然後得為之。其在職，自齋所發書詣天子前，發省便處。當事輕重，口自決定。或天子難問，據案處正。乃見郎之割斷材伎。魏則不然，然尙書郎皆天下之選材，伎鋒出亦欲騁其能于萬乘之前，宜如故事，令郎口自奏事，自處當。御覽二百十五引魏名臣奏

龐延

延為執金吾

奏事

其山居林澤，有火耕畚種，而平地平陸，雖有往古耒耜區種之法，就其收者，適可蔬食，不足實也。御覽五十六引魏名臣奏

李勝

勝字公昭，正始初為洛陽令，又為征西將軍。夏侯玄長史遷熒

陽太守河南尹尋爲荊州刺史未及之官坐曹爽誅

難夏侯太初肉刑論

且肉刑之作乃自上古書載五刑有服又曰天罰有罪而五刑五用哉割剝之屬也周官之制亦著五刑歷三代經至治周公行之孔子不議也今諸虐者唯曰斷截爲虐豈不輕于死亡耶云妖逆是翦曰除大災此明治世之不能去就矣夫殺之與刑皆非天地自然之理不得已而用之也傷人者不改則刑可曰改之何爲疾其不改便當陷之于死地乎妖逆者懲之而已豈必除之耶刑一人而戒千萬人何取一人之能改哉盜斷其足淫而官之雖欲不改復安所施而全其命懲其心何傷于大德今有弱子罪當大辟問其慈父必請曰肉刑代之矣慈父猶施之于弱子況君加之百姓哉且蝮蛇螫手則壯士斷其腕系蹄在足則猛獸絕其蹠蓋毀支而全身者夫一人哀泣一堂爲之不樂此言殺戮之不當也

何事于肉刑之閒哉。赭衣滿道有鼻者醜當此時也。長城之役死者相繼六經之儒墳谷滿坑何恤于鼻之好醜乎。此吾子故猶哀刑而不悼死也。通典一百六十八

又難

易曰履校滅趾無咎。仲尼解曰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滅趾謂去足為小懲明矣。通典一百六十八

又難

暴之取死亦有由來非自然也。傷人不改亦治道未洽而刑輕不足曰大戒若刑之與殺俱非自然而刑輕于殺何云殘酷哉。夫別趾不可報尸誠然髡輪固不足曰償傷傷人一寸而斷其支體為罪已重夷人之面截其手足曰髡輪償之不亦輕乎。但慮其重不惟其輕不其偏哉。孔氏之議恐非足為雅論也。通典一百六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萬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四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四

趙孔暉

孔暉安平人

薦管輅于冀州刺史裴徽

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為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
 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司馬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為士英抱
 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錄北發文學可為痛心疾
 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皋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
 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
 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案張采三國文紀載此並云出魏文類聚末知何辨

陶丘一

一、正始初爲太僕。

薦管寧

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日鸞鷲鳴岐，周道降興。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絮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闢奧。稽古今于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于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羣公，思求儁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卽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蕭門，偃息

窮巷餒鷺糊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
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人所難。
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表職有闕。羣下屬望。昌高宗刻象。營求賢哲。
周文啟龜。曰上良佐。況靈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
致。非所曰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
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僑邁。自
廣緝熙。濟濟之化。侔于前代。靈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
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
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靈者也。誠宜東帛加璧。備禮徵聘。仍
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
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靈固執匪后。守志箕山。追
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
處殊途。俯仰異體。至于興治美俗。其揆一也。

魏志管寧傳太僕陶
一永寧備尉蓋觀

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監

孔晏又

晏又魏志倉慈傳但作又無晏字字元德魯國人為濟南相正始中遷散騎

常侍諫議大夫拜大鴻臚

奏諫齊王

禮天子之宮有斲鼯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已使之可絕後固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魏志齊紀

鄧艾

艾字士載初名範字士則義陽棘陽人為典農功曹司馬懿辟為太傅掾遷尚書郎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初封關內侯加討寇將軍歷城陽汝南二郡太守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高貴鄉公即位進封方城亭侯徵拜長水校尉進封鄉侯

行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遷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遷征西將軍景元四年蜀平拜太尉尋檻車徵爲衛瓘所斬

上言宜割右賢王劉豹部爲二國

戎狄獸心不曰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圍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制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曰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浸重則胡虜不可不浚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曰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前勳此御邊長計也

魏志鄧艾傳

又陳羌胡事

羌胡與民同處者宜曰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

路魏志鄒艾傳

上言積粟

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于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魏志鄒艾傳

上言攻劔閣未克宜走陰平道

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魏志鄒艾傳

上言平蜀後事宜

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召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

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竝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曰：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曰：致孫休安，士民曰：來遠人，若便送禪于京都，吳曰：爲流徙，則于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畱，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曰：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曰：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曰：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魏志鄧艾傳

重言

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旣服，至于承制拜假。曰：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曰：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窺勢，與蜀連，不可拘常。曰：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

還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曰損于國也

魏志鄧艾傳案已上二

篇本傳作言于司馬文王不云為書然言蜀遠言當是賤記

書誘諸葛瞻

若降者必表封瑯邪王

華陽國志七

報後主降書

王綱失道羣英竝起龍戰虎爭終歸真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曰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囂憑龐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侔功往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曰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啟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養存大易來辭謙沖曰禮與觀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目見王者之義乎

蜀後主傳注引王隱蜀記

王弼

弼字輔嗣山陽人正始中為尚書郎有周易注六卷略例一卷

老子注二卷集五卷

戲答荀融書

夫明足已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豫
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曰為未能已情
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
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于顏子可已無
大過矣魏志鍾會傳注引何劭為王弼傳
難何晏聖人無喜怒哀樂論

聖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已
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已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
于物者也今曰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同上

武申

申嘉平初為魏郡丞

奏論鍾毓為出母服

禮出母與父母在為母罔記曰為父後者無服案如記言蓋謂族

別家異自有主後者無服非謂毓出母無總麻之親還毓家者也

禮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不惟降哀其無繼也通典九十四嘉

守鍾毓為父後日出母無主後還還輟自制服郡丞武申奏成治難吳商答

阮武

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仕至清河太守有正御覽論五卷

正論

裁國無利器猶曰鉛刀而望其巧北堂書鈔二十七御覽三百四十六

交游之黨為馳騫之所廢文選廣絕

世多善駑而拙于弓弓無法準故任巧由意駑有法準故易為善

御覽三百
四十八

夫交游者，儔黨結于家，威權傾其國，或曰利厚而比，或曰名高相求，同則舉，異則毀。漢朝有兩端之議，家有不協之論。至合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穆之道，長爭訟之源。御覽四百六片
漁人張網于淵，曰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于天下，曰制強梁之人。立法曰隄民，百姓不能干，立防曰隄水，江河不能犯。御覽六百三十八
雖金玉滿堂，明寶滿室，飢不為飽，非國之用。御覽八百二

阮籍

籍字嗣宗，武族子，為從事中郎。正元初，封關內侯，尋為步兵校尉。景元四年卒，有集十三卷。

東平賦

夫九州有方圓，九野有形勢，區域高下，物有其制，開之則通，塞之則否，流之則行，壅之則止。崇之則成，巨陵汗之則為敷澤，透迤漫

衍繞已大壑及至分之國邑樹之表物四時儀其象陰陽暘其氣

傍通迴盪有刑有德雲升雷動一叫一默或由之安一作乃用

曲期一作惑或一作若觀夫隅隈之缺幽荒之塗忽一作漠之域窮

野之都奇偉譎詭不可勝圖乃有徧遊之士浩養之雅凌驚飄躡

浮霄清澗俱逝吉凶相招是曰伶倫遊鳳于崑崙之陽鄒子喻溫

于黍谷之陰伯高登降于尚季之上羨門逍遙于三山之岑上敖

玄圃下遊鄒林鳳鳥自歌翔鸞自舞嘉穀蕃殖匪我綴黍其阨陬

則有橫術之場鹿豕之墟匪脩潔之攸麗于穢累之所如西則首

仰阿甄傍通歐蒲桑開濮上淫荒一作風所廬三晉縱橫鄭衛紛敷

豪俊凌厲徒屬畱居是曰強禦橫于戶牖怨毒奮于牀隅仍鄉一作

涉飲一作欲而作愿豈待久而發諸士缺惟中劉玉是聚高危臨城

窮川帶宇叔氏婚族實在其淵背險向水垢汙多私是曰其州閭

鄙邑莫言或非殢情戾慮曰殖厥資其土田則原壤蕪荒樹藝失

時時畝不辟、荆棘不治、流潢餘滄、洋溢靡之、東當三齊、西接鄒魯、
長塗千里、受茲商旅、力開爲率、音帥使自輔、驕僕織邑、于焉斯處、
川澤捷徑、洞庭荆楚、遺風過焉、是徑是宇、出而紹俗、靡則靡觀、非
夷罔式、導斯作殘、是曰其唱、和於歎、背理向姦、尚氣逐利、因一作
畏惟愆、其居處壅翳蔽塞、窳邃弗章、倚曰陵墓、帶曰曲房、是故居
之則心昏、言之則志哀、悻罔徒易、靡所寤懷、其外有濁河、縈其漘、
清濟盪其樊、其北有連岡、施巖崎嶇、山陵崔巍、雲電相干、長風振
厲、蕭條太原、其南則浮汶湛湛、行潦成池、深林茂樹、翳鬱參差、羣
鳥翔天、百獸交馳、雖黔首之不淑、公黨山澤之足飢、古哲人之微
一作貴兮、好政教之有儀、彼玄真之所寶、公樂寂寞之無知、咨閭
閻之散感兮、因回風曰揚聲、瞻荒榛之蕪穢兮、顧東山之葱青、甘
巨里之舊言兮、發新詩曰慰情、信嚴霜之未滋兮、豈丹木之再榮、
北門悲于殷憂兮、小弁哀于獨誠、鷓鴣端一而慕仁兮、何瀟村之靡

逞彼羽儀之感志兮，矧伊人之匪靈。時儼惻惻，惻惻曰遙思兮。飄飄飄曰
欲歸，欲不遊于陵顛兮。舉斯羣而競飛，物脩一作化而神樂兮。靈
遐觀之可追，乘松舟曰載險兮。雖無維而自縶，騁騁于狹路兮。
顧塞驢而弗及，資章甫曰遊越兮。兒屏光而先入，被文繡而賈我
兮。識旃裘之必襲，奉滄德之平和兮。孰斯邦之可集，將言歸于美
俗兮。請王子與俱遊，漱玉液之滋怡兮。飲白水之清流，遂虛心而
後已兮。又何懷乎患憂，重曰嘉年時之淑清兮。美春陽曰肇夏，託
思飄而載行兮。因形骸曰成駕，遊閒維猶言維而長驅兮。問迷罔于
苑風，玄雲興而四周兮。寒雨淪而下降，忽一窟而喪軌兮。蹈空虛
而遂征，扶搖蔽于合墟兮。咸池照乎增城，欣煌燿一作之朝顯兮。
喜太陽之炎精，測虛舟曰遠思兮。聊逍遙于清溟，謹玄真之謚訓
兮。想至人之有形，繡靡觀其紛錯兮。慮彌遠而度迤，竝旋軫于賦
澹兮。若空桑之可卽，言淫衍而莫止兮。心綿綿而未息，集錄一作

誥曰鑿成兮賜一作眾海之難測神遙遙曰抒歸兮畏雙環之在
側咨禽鳥之不羣兮悼悠悠之無極感黎霍之易脩兮攝左右之
相譽懼從風而永去兮託顛填于鮪隅雖琴瑟之畢存兮豈聲曲
之復舒慮遨遊曰觀奇兮彼上騰其焉如紛晻曖曰亂錯兮漫浩
漭而未漚理都繆而改據兮竦端委而自整制規矩曰儀衡兮占
我龜曰觀省眺茲輿之所撤兮寶斯近而匪遠豈三年之無問兮
將一往而九反顧杲日之初開兮馳曲陵而飾容時零落之飄飄
兮試枯苑之必從釋遼遙之闕度兮習約結之常契巡襄城之閉
收兮誦純一之遺誓被風雨之沾濡兮安敢軒翥而遊署竊悄悄
之眷貞兮泰恬淡而永世豈淹留曰爲感兮將易貌乎殊方乃擇
高曰登栖兮永欣欣而樂康

首陽山賦

正元元年秋余尚爲中郎在大將軍府獨往南牆下北首陽山賦

曰

在茲年之末歲兮、端旬首而重陰、風庭回曰曲至兮、雨旋轉而織、襟、蟋蟀鳴乎東房兮、鵙鳩號乎西林、時將暮而無倚兮、慮悽愴而感心、振沙衣而出門兮、纒委絕而靡尋、步徙倚曰遙思兮、喟歎息而微吟、將脩飾而欲往兮、挾澹澹而笑人、靜寂寞而獨立兮、亮孤植而靡因、懷分索之情一兮、穢羣儔之射真、信可寶而弗離兮、窈高舉而自儼、聊仰首曰廣顙兮、瞻首陽之岡岑、樹叢茂曰傾倚兮、紛蕭爽而揚音、下崎嶇而無薄兮、上洞徹而無依、鳳翔過而不集兮、鳴泉羣而竝棲、颺遙逝而遠去兮、二老窮而來歸、竄因軋而處斯兮、焉暇豫而敢誅、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採薇、彼背殷而從昌兮、投危敗而弗遲、此進而不合兮、又何稱乎仁義、肆壽夭而弗豫兮、競毀譽曰爲度、察前載之是云兮、何美論之足慕、苟道求之在細兮、焉子誕而多辭、且清虛曰守神兮、豈慷慨而言之託言

于夷齊其思長其旨遠

鳩賦

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曰黍稷後卒爲狗所殺故爲作賦載文類

伊嘉年之茂惠洪肇恍惚曰發蒙有期緣之奇鳥曰鳴鳩之攸同
翔彫木曰胎隅寄增巢于喬松喻雲霧曰消息遊朝陽曰相從曠
踰旬而育類嘉七子之脩容始戢翼而樹羽遭金風之蕭瑟既顛
覆而靡救又振落而莫弼陵桓山曰徘徊臨舊鄉而思人揚哀鳴
曰相送悲一往而不集終飄搖曰流離傷弱子之悼栗何依恃曰
育養賴兄弟之親戚背草萊曰求仁託君子之靜室甘黍稷之芳
餌安戶牖之無疾潔文襟曰交頸坑華麗之黠溢端妍姿曰鑿飾
好威儀之如一聊俛仰曰逍遙求愛媚于今日何飛翔之羨慕願
投報而忘畢值狂犬之暴怒加楚書于微軀欲殘沒曰糜滅遂捐

厥則神物來集、飄飄恍惚、則洞幽貫冥、冰心玉質、則激潔思存、恬
 淡無慾、則泰志適情、伊衷慮之適好兮、又焉處而靡逞、寒風邁于
 黍穀兮、誨子而遊鵠、申孺悲而毋歸兮、吳鴻哀而象生、絃感激曰
 達神、豈浩漭而弗營、志不凱凱一作而神正、心不蕩而自誠、固秉一
 而內脩、堪粵止之匪傾、惟清朝而夕晏兮、指濛汜曰永寧、是時羲
 和既頽、玄夜始屆、望舒整轡、素風來征、輕帷連颺、華茵肅清、彭蚌
 微吟、螻蛄徐鳴、望南山之崔巍兮、顧北林之葱菁、大陰潛乎後房
 兮、明月耀乎前庭、迺申展而缺寐兮、忽一悟而自驚、焉長靈曰遂
 寂兮、將有歛乎所之、意流蕩而改慮兮、心震動而有思、若有來而
 可接兮、若有去而不辭、嗟轉轉一作賤而失庚一作心恍情散越而
 靡治、豈覺察而明真兮、誠雲夢其如茲、驚奇聲之異造今、鑑殊色
 之在斯、聞丹桂桂一作之琴瑟兮、聆崇陵之參差、始徐唱而微響兮、
 情悄慧曰、螻蛄遂招雲曰、致氣兮、乃振動而大駭、聲颺颺曰、洋洋

若登崑崙而臨西海、超遙茫渺不能究其所在、心瀟瀟而無所終、
薄兮、思悠悠而未半、鄧林殫于大澤兮、欽邳悲于瑤岸、徘徊夷由
兮、猗靡廣衍、遊平圃曰長望兮、乘俯水之華旂、長思肅曰永至今、
滌平衢之大夷、循路曠曰徑通兮、辟閭闔而洞闔、羨要眇之飄遊
兮、倚東風曰揚暉、沐洎淵曰淑密兮、體清潔而靡譏、厭白玉曰爲
面兮、披御覽八丹霞曰爲衣、襲九英之曜精兮、珮瑤光曰發微、
三百八十服儵煜曰繽紛兮、綵眾采曰相綏、色熠熠曰流爛兮、紛
一作發輝雜錯曰歲魅、象朝雲之一合兮、倡變化之相依、麾常儀使先好兮、
命河女曰胥歸、步容與而特進兮、西兩楹而升墀、振瑤谿而鳴玉
兮、播陵陽之斐斐、蹈涓澗之危跡兮、躡離散之輕微、釋安朝之朱
履兮、踐席假而集帷、敷斯來之在室兮、乃飄忽之所晞、馨香發而
外揚兮、媚顏灼曰顯姿、清言竊其如蘭兮、辭婉婉而靡違、託精靈
之運會兮、浮日月之餘暉、假消氣之精微兮、幸備嫵曰自私、願申

愛于今夕兮，尙有訪乎是非。被芬芳之夕暘兮，將暫往而永歸。觀
 悅澤而未靜兮，言未究而心悲。嗟雲霓之可憑兮，緇揮翼而俱飛。
 棄中堂之局促兮，遺戶牖之不處。帷幕張而靡御兮，几筵設而莫
 輔。一作載雲輿之奄靄兮，乘夏后之雨龍。折丹木以蔽陽兮，竦芝
 蓋之三重。翮翼翼以左右兮，紛悠悠以容容。瞻朝一作霞之相承
 兮，侶美人之懷憂。采色雜以成文兮，忽離散而不留。若將言之未
 發兮，又氣變而飄浮。若垂髦而失鬚兮，飾未集而形消。目流盼而
 自別兮，心欲來而貌遑。紛綺靡而未盡兮，先列宿之規矩。時黨萃
 而陰曠兮，忽不識乎雋宇。邁黃妖之崇臺兮，雷師奮而下雨。內英
 哲與長年兮，咎離倫與磨賈。推魍魎而折鬼神兮，直徑登乎所期。
 歷四方而縱懷兮，誰云顧乎或疑。超高躍而疾驚兮，至北極而放
 之。援閭維以相示兮，臨寒門而長辭。既不曰萬物累心兮，豈一女
 子之足思。

元父賦

吾嘗遊元一作元父登其城使人愁思作賦日記之言不足樂也

元父者九州之窮地先代之幽虛者也故其城郭卑小局促危隘

不遐其土田則汗除漸淤泥涅滲洿方池邊屬兮容水滂沱穢菜

惟產兮不食實多地下沈陰兮受氣匪和太陽不周兮殖物靡嘉

故其人民頑嚚檣杙下愚難化其區域壅絕斷塞分迫旋淵終始

同異本末相牽疇昔訖今曠世歷年鉅野瀦其後窮齊盡其前明

澮不暘垢濁實臻不肖羣聚屋空無賢故其民放散肴亂蛟窟澤

居比跡麋鹿齊志豪樞一作樞是曰其原壤不辟樹莠希疏莧葦蕭

皋蚊蚋慘膚也于其遠險則右金鄉而左高平崇陵崔巍深溪崢

嶸美類不處熊虎是生故人民被害嚼齧禽性獸情爾之近阻則

鳴鳩蔭其前曲城發其後鳴泉羣翔之可悼豈有志于須臾上九

作狐狸故其人民狼風豺氣熱電無厚南望春申東瞻孟嘗豪界

薛昌境邊山陽逆旅行舍姦盜所藏北臨平陸齊之西其捷徑燕
 趙逃齒作齒一逍遙故其人民側匿頗僻隱蔽不公懷私抱詐爽匿
一作是從禮義不說宿化匪同先哲遺言有昭有龔一作如何君
 子栖遲斯邦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漢校刊

全三國文卷四十四終

全三國文卷四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五

阮籍二

爲鄭冲勸晉王賤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目
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勝
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旣安之業光
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尙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目
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曰爲美談況自先相
國曰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曰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前者
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曰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
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曰萬萬計威加

南海名攝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曰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
聖上覽乃昔曰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
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士嘉祥巍巍如此內
外協同靡讐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埽除吳會西塞江源
望祀岷山迴戈弭節曰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今大魏之德
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而
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
不通大體敢冒陳聞

文選又見晉書文帝紀

請蔣公奏記辭辟命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曰合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
抗足開府之口人人自曰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
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彗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
韋帶之士孤居獨立王公大人所曰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今

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曰當之？方將耕于東皋之陽，輸黍稷之餘稅，曰：「避當塗者之路，負新疲病，足力不強，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文選晉書 阮籍傳目光清舉。

遠由鄙鈍，學行固野，進無和俗，崇譽之高，退無靜默，恬沖之操，猥見顯飾，非所被荷。舊素尠察，守病委劣，拜謁之命，未敢堪任。昔榮期帶索，仲尼不易其三樂；仲子守志，楚王不奪其灌園。貪榮塞賢，味進負譏，憂望交集，五情相愧。明公倅蹤魯衛，勳隆桓文，廣延俊傑，恢崇大業，乞降期會，曰：「避清路，畢願家巷。」惟蒙于許 此篇明刻阮集不載

見舊唐書本集

與晉文王書薦盧播

蓋聞興化濟治，在于得人，收奇拔異，聖賢高致。是曰：「人士歸周，周道日隆；虞舜登庸，元凱咸事；伏惟明公公侯，皇靈誕秀，九德光被，應期作輔，論道燮化，開闢四門，延納羽翼，賢士曰贊，雍熙是曰英。」

俊之士願排皇闕策名委質真薦之徒幅輳大府誠曰鄧林昆吾
翔鳳所栖懸黎和肆垂棘所集伏見鄧州別駕同郡盧播年三十
二字景宣少有才秀之異長懷淑茂之量耽道悅禮仗義依仁研
精墳典升堂覩奧聰鑒物理口道玄妙貞固足曰幹事忠敬足曰
肅朝明斷足曰質疑機密足曰應權臨煩不惑在急彌明若得佐
時理物則政事之器銜命聘享則專對之才潛心圖籍文學之宗
敷藻載述良史之表然而學不爲人行不求達故久沈淪未階太
清誠後門之秀偉當時之利器宜蒙旌命和味鼎鉉孔子曰如有
所譽必有所試播之所能著在已效不敢虛飾取謗大府本集莖
文類聚

三十五
答伏義書

藉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巖四溟之
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

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濘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入維
不足，曰暢述促節，則無閒足，曰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曉，蠖蟲所
不能解也。然則弘脩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
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
尚舛異，鸞鳳凌雲，漢曰舞翼，鳩鶴悅蓬，林曰翱翔，螭浮八濱，曰濯
鱗，鼈娛行潦，而羣逝，斯用情各從其好，曰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
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曰籠世，豈樽樽曰人罔，方開模曰範
俗，何暇毀質曰通或作適。檢若良運未協，神機無準，則騰精抗志，逸
世高超，蕩精舉于立區之表，攄妙節于九垓之外，而翔翔之乘景
躍蹠，踔陵忽恍，從容與道化同適。逍遙與日月竝流，交名虛曰齊
變，及英祇曰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
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網于太極，撫天一千寥廓，飄埃不
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形軀于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

業無不聞略無不稱而明有所遠未可怪也觀君子之趨欲銜傾城之金求百錢之售製造天之禮擬膚寸之檢勞玉躬曰役物守臊穢曰自舉沈牛跡之滄薄愠河漢之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弘幽且局步于常衢無爲思遠曰自愁比連疹憤力喻不多阮籍白

老子贊

陰陽不測變化無倫飄飄太素歸虛反真御覽

通易論

阮子曰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變經也庖犧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于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于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是曰大地象而萬物形吉凶著而悔吝生事用有取變化有成南面聽

斷向明而治。結繩而爲網罟。致日中之貨。脩耒耜之利。曰教天下。皆得其所。黃帝堯舜。應時當務。各有攸取。窮神知化。述則天序。庖犧氏布演六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觀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湯之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至乎文王。故繫其辭。于是歸藏氏逝。而周典經興。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易之爲書也。本天地因陰陽。推盛衰。出自幽微。曰致明著。故乾元初潛龍勿用。言大人之德隱而未彰。潛而未達。待時而興。循變而發。天地旣設。屯蒙始生。需曰待時。訟曰立義。師曰聚眾。比曰安民。是曰先王曰建萬國。親諸侯。收其心也。原而積之。畜而制之。是曰上下和洽。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曰左右民。順其理也。先王旣沒。德法乖易。上陵下替。君臣不制。剛柔不和。天地不交。是曰君子一類求同。過惡揚善。曰致其大謙而光之。哀多益寡。崇聖善。曰命雷出于地。于是大人得位。明聖又興。故先王作樂薦上帝。昭

明其道。曰：蒼天賦于萬物，服從隨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臨馭統一，大觀天下。是曰：先王曰：省方觀民設教，儀之曰：度也。包而有之，合而含之，故先王用之曰：明罰救法。自上乃下，貴復其賤，美成亨盡，時極日至，先王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曰：靜民也。季葉既衰，非謀之獲，應運順天，不妄而其一作，故先王茂對時，育萬物，施仁布澤，曰：樹其德也。萬物歸隨，如法流承，養善反惡，利積生害，剛過失柄，習坎曰：位上失其道，下喪其羣，于是大人繼明照于四方，顯其德也。自乾元曰：來施平而明，盛衰有時，剛柔無常，或得或失，一陰一陽，出入吉凶，由闔察，殷文明曰：止有翼不飛，隨之乃存取之者，蹠施之曰：若用之在微，貴變慎小，與物相追，非知來藏往者，莫之能審也。易之爲書也，覆燾天地之道，囊括萬物之情，道至而反，事極而改，反用應時，改用當務，應時故天下仰其澤，當務故萬物恃其利，澤施而天下服，此天下之所曰：順自然，惠生類也。

富貴侔天地功名充六合莫之能傾莫之能害者道不逆也天地
易之主也萬物易之心也故虛曰受之感曰和之男下女上通其
氣也柔曰承剛久其類也順而持之遁而退之上隆下積剛動大
壯正大必用力盛則望明升惟進光大則傷聚曰處身異曰成類
乖離既解緩曰爲失損益有時察曰主使揚于王庭乘五馬敗剛
既決柔上索下合令臣遭明君曰柔遇剛品物咸亨剛據中正天
下大行是曰后用施命誥四國貴離教也于是天地萃聚百姓合
用一作同升而不已屆極及下井養不窮卑不能通不可弗革改曰
成器尊卑有分長幼有序主之曰震守之曰威動不可終敵應而
行漸曰進之爲人求位君子之欲進者也臣之求君陰之從陽委
之歸誠乃得其所歸而應之專而一之陽德受歸道豐位大也賢
人君子有眾曰成其大也窮侈喪大夫之位羣而靡容容而無所
卑身下意利見大人巽曰申命柔順乎剛入而說之說而教之順

而應人渙然成章風行水上有文有光男行不窮女位乎外眾陰承五上同在申從初更始乘木有功故先王曰享于帝立廟奉天建國也剛柔分適得中節之曰制其道不窮信愛結內剛得中位誠發于心庶物唯類大得則虧甚往則過既應于遠默則不利故君子是曰行重乎恭喪重乎哀篤偽薄也小過下泰不宜于上下止上動有飛鳥之象焉初六坎下上六離體飛鳥曰凶是曰災眚也柔處中剛失位利與時行過而欲遂小亨正象陰皆乘陽陽剛凌替君臣易位亂而不已非中之謂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慮其敗也通變無窮周敗又始剛未出陰在中柔濟不遺遂度不窮則象河洛神物設教而天下服慎辨居方陰陽相求初與之道遠作之由也卦體開闔乾曰一爲開坤曰二爲闔乾坤成體而剛柔有位故木老于未水生于申而坤在西南火老于戌木生于亥而乾在西北剛柔之際也故謂之父母陽承震動發而相承專制遂行

萬物自興故謂之長男水老于辰金生于巳一氣存之終而復起故巽爲長女震發于風陰德有紀火中鸚鳴坤道將始故離爲中女又在西北健戰將升季陰幼昧衰而不勝故兌爲少女倉申拔由肇幽爲陽在中未達含而未章故坎爲中男周流接合萬物既終造微更始明而未融故艮爲少男乾圓坤方女柔男剛健柔時推而福禍是將循化知生從變見亡故吉凶成敗不可亂也大過何也棟桡莫輔大者過也先王之馭世也刑設而不犯罰著而不施習坎剛中惟曰心亨王正其德公守厥職上下不疑臣主無惑納約自牖非戶何咎車騎中門劍戟在闥雖寘叢棘凶已三歲上六失道刑洩也故高宗伐鬼方柔道中也三年有賞德乃豐也同人五一作號思其終也旅上之美樂其窮也是曰失刑者嚴而不檢喪德者高而不尊故君子正義曰守位固法曰威民何衢則亨滅耳而凶也小過何也踰位凌上害正危身小者過也既濟初六

終亂何也。水加日上，三陰乘陽，力求濟，不止必亡，故初吉終亂也。未濟上六飲酒無咎何也。過而莫改，危而弗聞，誰咎之也。无妄何也。無望而至，非會合陰陽之違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得之，邑人災何也。有國而不收其民，有眾而不修其器，行人得之，不亦災乎。九五之疾勿藥何也。非常之厚，離曰爲同，无妄之疾，災曰除凶，天時成敗，何疾之功。勿藥有喜，不成何識。一作也。龍者何也。陽健之類，盛德尊貴之喻也。配天之厚，盛德莫高之謂尊貴。大人受命處中，當陽德之至也。亢龍有悔何也。繼守承貴，有因而德不克者也。欲大而不顧其小，甘侈而不思其匱，居正上位而無卑，有貴勞而無據，喪志危身，是曰悔也。先王何也。大人之功也。故建萬國，親諸侯，樹其義也。作樂薦上帝，正其命也。省方觀民，施其令也。明罰敕法，督其政也。閉關不行，靜亂民也。茂時育德，應顯其福也。享帝立廟，昭其祿也。稱聖王所造，非承平之謂也。后者何

也成君定位據業修制保敎守法畜履治安者也故自然成功濟
用已至大通后成天地之道曰左右民也成化理決施令誥友因
統紹衰中處將正之務非應初受命之事也上者何也日月相易
盛衰相及致飾則利之未捷受故王后不稱君子不鑽上曰厚下
道自然也君子者何也佐聖扶命翼敎明法觀時而行有道而臣
人者也因正德曰理其義察危廢曰守其身故經綸曰正盈果行
曰遂義飲食曰須時辨義曰作事皆所曰章先王之建國輔聖人
之神志也見險慮難思患豫防別物居方慎初敬始皆人臣之行
非大君之道也大人者何也龍德潛達貴賤通明有位無祿大目
行之故大過滅示天下幽明大人發輝重光繼明照于四方萬物
仰生合德天地不爲而成故大人虎變天德興也君子曰易順天
地序萬物方圓有正體四時有常位事業有所麗鳥獸有所萃故
萬物莫不一也陰陽性生性故有剛柔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愛

惡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見。八卦居方，曰正性，著龜
圓通曰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義，曰定性，取著龜曰制情。
仁義有偶而禍福分，是故聖人曰建天下之位，守尊卑之制，序陰
陽之適，別剛柔之節，順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
危，故犯之曰別，一作求者，雖吉必凶，知之曰守，篤者雖窮必通，故
寂寞者德之主，忝睚者賊之原，進往者反之，初終盡者始之根也。
是曰未至不可圻也，已用不可越也，紂有天下之號，而比匹夫之
類，鄰周處小侯之細，而享于西山之賓，外內之應已施，而貴賤之
名未分何也？天道未究，善惡未消也。是曰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審
乎人之德者，不憂在上而不浚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故道不可
逆，德不可拂也。是曰聖人獨立無悶，大羣不益，釋之而道存，用之
而不可既，由此觀之，易曰通矣。

通老論

聖人明于天人之理，達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體，審于大慎之訓。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樸；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御覽

道者法自然而爲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老子謂之道。御覽

三皇依道，五帝伏德，三王施仁，五霸行義，強國任智，蓋優劣之異，薄厚之降也。御覽七十七

達莊論

伊單闕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先生徘徊翔翺，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空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泱泱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目行，今之所目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于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問之，共議撰辭，合句啟所常疑，乃闕鑿整飾，嚼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臆臆然視，投蹈階趨而

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林

一作臨

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

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

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吾儒之迹、

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裙揚雙、鵞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已、

異之于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曰發其疑、先生曰、

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

魏文類聚三十七作貴順

地道貴貞、聖人修

之、曰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勞、惡死重生、故天下安

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曰天地為一物、曰萬類

為一指、無乃徼惑、曰失真、而自曰為誠者也、于是先生乃撫琴容

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而流眄、噓喟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

欲觀于閩峯之上者、資端冕服、驂駟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端

冕者、常服之飾、驂駟者、凡乘之耳、非所曰矯騰增城之上、遊玄國

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鎧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

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
地，生于自然，萬物生于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
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文
類聚作其燥，天抗其溼，月東出，日西入，隨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
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
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
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
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
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曰重陰，雷電
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
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
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
天地之所曰馭者也，曰生言之，則物無不靈，推之曰死，則物無不

脫官

天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場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故曰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性，一作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曰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于彼？殘生害性，還爲雠敵，斷割肢體，不曰爲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病萌則生意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夫至人者，恬于生而靜于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

藝文類聚作消息不虧

是曰廣成子處崆峒之山，曰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

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曰爲活而離本者難與永
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曰己爲小雲將不失于其鴻濛則無曰
知其少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
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畱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
將入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
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曰作智造
巧者害于物明是攷非者危其身修飾曰顯潔者惑于生畏死而
崇生者失一作亂其貞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
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
故復言曰求信者梁下之誠也克己曰爲人者郭外之仁也竊其
雉經者此句亡家之子也刳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沉
澆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潔己曰尤世脩
身曰明誇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誠

一作非媚悅曰容求乎。故被珠玉曰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
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也。是曰名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
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燦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體。得失
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滂之
爲罰。而貞白之爲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溷固。不貳其
紀。清靜寂寞。空豁曰侯。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
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竝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
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瞑目。張膽分別此矣。咸
曰爲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脩衣裳。美珠玉
飾帷牆。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家曰慧子。殘國
曰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繫其于世俗也。是曰山中之
木。本大而莫傷。復或作萬數竅一作相和。忽焉自己。夫雁之不存。
無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龜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

質而渴其文死生無變而水始有云夫別言者壞道之談也折辯
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裴
東馮軾者行曰離支一作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
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
妙敘無爲之本寓言曰廣之假物曰延之聊曰娛無爲之心而道
遙于一世豈將曰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
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
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曰來用其所曰至循而泰之使自
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
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于物而形曰生物無所毀而神曰
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容今談而同古齊
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于是二三子者風搖
波蕩相視臆脈亂次而退蹠跌失迹隨而望之耳其或作後頗亦曰

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慙愧于衰僻也

本集又略見藝文類聚三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四十五終

全三國文卷四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六

阮籍三

樂論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夫禮者、男女之所曰別、父子之所曰成、君臣之所曰立、百姓之所曰平也、爲政之具、靡先于此、故安上治民、莫善于禮也、夫金石絲竹、鍾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于政、無之政何損于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乎、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著其都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爲子論其凡、而子自備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曰順天地之性、體萬物之生也、

故定天地八方之音，呂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鍾中和之律，開羣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園丘而天神下降，奏之方岳而地祇上應，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一作司不用而民自安矣。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無聲無味，不煩則陰陽自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于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智慧擾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子一作始之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火蹈赴水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曲，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爲，歌之者流涕，聞之者歎息，背而去之，無不慷慨，懷永日之娛，抱長夜之歎，相聚而合之，羣而習之，靡靡無已，棄父子之親，弛君臣之制，一作室家之禮，廢耕農之

業忘終身之樂崇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漳汝之間其民好奪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扶琴之容氣發于中聲入于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上淫放則棄親犯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乖逆交爭則患生禍起而意愈異患生而慮不同故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爲樂者莫不儀焉自上曰下降殺有等至于庶人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頌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于心淪于氣心氣和洽則風俗齊一聖人之爲進退頌仰之容也將曰用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曰宣平和著不逮也鍾鼓所曰節耳羽旄所曰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褻耳目不傾不褻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也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曰大小相君有自

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清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曰大小相君應黃鍾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一作氣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曰事神不妄故可得曰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顛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曰善。綏之曰和。守之曰衷。持之曰久。散其羣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化。先王之爲樂也。將曰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曰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丙彊。景武。當益或作當溢于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

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服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鞀鼓。琴瑟歌舞。或云類聚四十二無歌舞二字疑此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昔衛人求繁縷。曲縣而孔子歎息。蓋惜禮壞而樂崩也。夫鍾者。聲之主也。縣者。鍾之制也。鍾失其制。則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怪聲竝出。盛衰之代。相及。古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竝造奇音。景王喜大鍾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歎。庶人羣生。踊躍思聞。正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嬖媢之色。雍門作松柏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猗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曰君子惡大凌之歌。憎北里之舞。

也。昔先王制樂，非曰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嫵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聲之所曰薄，正樂之所曰貴也。然禮與變俱，樂與時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夫百姓安服淫亂之聲，殘壞先王之正，故後王必更作樂，各宣其功德于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然但改其名目，變造歌詠，至于樂聲平和自若，故黃帝詠雲門之神，少昊歌鳳鳥之迹，咸池大英之名，既變而黃鍾之宮不改易。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音之聲者，不足與論律也。舜命夔龍典樂，教胄子曰中和之德也。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曰和。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匏曰出納，五言女聽。夫煩手淫聲，汨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言正樂通平易簡，心澄氣清，曰聞音律，出納五言也。夔曰，其擊鳴球搏拊。

琴瑟曰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笙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嘏。笙
鋪曰閒。鳥獸跄跄。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言天下治平。萬物得所。音聲不譙。漠然未兆。故眾官皆和也。
故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定。不
曰肉爲滋味也。曰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矣。自西陵青陽之
樂皆取之竹。聽鳳凰之鳴。尊長風之象。采大林之篋。當時之所不
見。百姓之所希聞。故天下懷其德而化其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
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令。一作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
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爲樂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
信。取于近物。同于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水巷
之音。爭先。童兒相聚。曰詠富貴。芻牧負戴。曰歌賤貧。君臣之職。未
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興一作與女萬人。衣曰文繡。食曰
糧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岐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

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曰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

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

也。當王居臣之時。奏新樂于廟中。聞之者皆為之悲咽。桓帝聞楚

琴。悽愴傷心。倚屣而悲。本作倚屣。從續漢五行志注。蔡文類聚四

七十九。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為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

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鳴。使左右吟之曰。使絲

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曰悲為樂者也。誠曰悲為樂。則天下何

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

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初學記。故謂之樂也。今

則流涕感動。嗟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

柰何。俛仰歎息。曰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鼓琴。聽之者泣下

沾襟。弟子曰善哉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

吾為哀傷。非為善樂也。曰此言之。絲竹不必為樂。歌詠不必為善

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曰：哀為樂者，胡亥孰哀不變，故願為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木集又略見續

漢五行志注：藝文類聚四十一又四十四初學記十五御覽三百九十二五百七十七七百七十九

文選稿康琴賦注

大人先生傳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黃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之山。故世咸謂之閒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其視堯舜之所事若手中耳。曰：萬里為一步，曰千歲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曰：應變順和，天地為家，運去勢隕，魁然獨存。自曰為能足與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與世同之。自好者非之，無識者怪之，不知其變化神微也。而先生不曰世之非怪而易其務也。先生曰：為中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著帷，故終不曰為事，而極意乎異方奇域，遊覽觀樂。

胤述乎

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遺其書于蘇門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
 所知往也、或遺大人先生書曰、天下之貴莫貴于君子、服有常色、
 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拱若則一作抱鼓動靜有
 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咸有規矩、心若懷冰、戰戰慄慄、束身修行、
 日慎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孔之遺訓、歎唐虞之道德、唯
 法是脩、唯禮是克、手執球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
 窮則、少稱鄉閭、長聞邦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
 垂文組、享尊位、取茅土、揚聲名于後世、齊功德于往古、奉事君王、
 牧養百姓、退營私家、育長妻子、卜吉宅、慮乃億祉、遠禍近福、永堅
 固已、此誠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今先生乃被髮而
 居、巨海之中、與若君子者、遠、吾恐世之歎或作笑先生而非之也、行
 為世所笑、身無由自達、則可謂恥辱矣、身處困苦之地、而行為世
 俗之所笑、吾為先生不取也、于是大人先生乃迥然而歎一作假

雲霓而應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
竝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內。而
浮明開達于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吾將爲汝言之。往
者天嘗在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
之。天因地動。山陷川起。雲散震壞。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
趨步商羽。往者羣氣爭存。萬物死虛。支體不從。身爲泥土。根拔枝
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脩行。罄折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
忠而世絕。進求利己。喪身營爵。費而家滅。汝又焉得挾金玉萬億。
祇奉君上。而全妻子乎。且汝獨不見夫風之處于視之中乎。深縱
匿乎壤絮。自己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視襪。自己爲
得繩墨也。飢則囓人。自己爲無窮食也。然炎斤火流。焦邑滅都。羣
虱死于視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之內。亦何異夫風之處視
中乎。悲夫。而乃自己爲遠禍近福。堅無窮也。亦觀夫陽鳥遊于塵

外而鷓鴣戲于蓬艾，小大固不相及。汝又何言為若君子聞于余乎？且近者夏喪于商，周播之剝，耿薄為墟，豐鎬成丘，至人來一顧而世代相酬，厥居未定，他人也。已一作有汝之茅土，將誰與久？是言主人不處而居，不修而治，日月為正，陰陽為期，豈希情乎世繫累于一時來東雲，駕西風，與陰守雌，據陽為雄，志得欲從，物莫之窺，又何不能自達而畏夫世笑哉！昔者天地開闢，萬物竝生，大者恃其性，細者靜其形，陰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所避，利無所爭，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為天，存不為壽，福無所得，禍無所咎，各從其命，言度相守，明者不言智勝，闇者不言愚敗，弱者不言迫畏，強者不言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修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今汝造音言亂聲，作色言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言求多詐，偽言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強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

而事人、假廉而成貪、內險而外仁、罪至不悔、過幸遇則自矜、馳此
言、奏除、故循一滯而不振、夫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
爭、各足于身而無所求也、恩澤無所歸則死敗無所仇、奇聲不作
則耳不易聽、淫色不顯則目不改視、耳目不相易改則無言亂其
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今汝尊賢言相高、競能言相尚、爭勢言
相君、寵貴言相加、驅天下言起之、此所言上下相殘也、竭天地萬
物之至、言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言養百姓也、于是懼民之知
其然、故重賞言喜之、嚴刑言威之、財匱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
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散之禍、此非汝君子之爲乎、汝君子之禮法、
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而乃言爲美行、不易之道、不亦
過乎、今吾乃飄飄于天地之外、與造化爲友、朝飡湯谷、夕飲西海、
將變化遷易、與道周始、此之于萬物、豈不厚哉、故不迫于自然者、
不足言言道、闡于昭昭者、不足與達明、子之謂也、先生旣申若言、

天下之喜奇者異之、恍儻者高之、其不知其體、不見其情、猜耳其
道、虛偽之名、莫識其真、弗達其情、雖異而高之、與嚮之非怪者、蔑
如也、至人者、不知乃貴、不見乃神、神貴之道、存乎內、而萬物運于
外矣、故天下終而不知其用也、迨乎有宗、或作宋扶深之野、有隱士
焉、見之而喜、自曰、爲均志同行也、曰、善哉、吾得之、見而舒憤也、上
古質樸、淳厚之道、已廢、而末枝遺華、竝興、豺虎貪虐、羣物無辜、曰
害爲利、殞性亡軀、吾不忍見也、故去而處茲、人不可與爲儔、不若
與木石爲鄰、安期逃乎蓬山、角李潛乎丹水、一作鮑焦立曰枯槁
萊維去而適死、亦由茲夫、吾將抗志顯高、遂終于斯、禽生而獸死、
埋形而遺骨、不復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齊、與夫子
同之于、是先生乃舒虹霓、曰、藉塵、傾雪蓋、曰、蔽明、倚瑤席、而徘徊、
總眾纒、而安行、願而謂之曰、太初真人、惟天之根、專氣一志、萬物
曰、存、退不見、後進不覩、先發西北、而造制、啟東南、曰、爲門、微道而

曰德久娛樂跨天地而處尊。夫然成吾體也。是曰不避物而處所。覩則虛。不曰物爲累。所適則成。彷徨是曰舒其意。浮騰是曰逞其情。故至人無宅。天地爲客。至人無主。天地爲所。至人無事。天地爲故。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曰熾也。若夫惡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曰爭。求貴志而賤身。伊禽生而獸死。尚何顯而獲榮。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曰忘生。要求名曰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道死。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將去子矣。乃揚眉而蕩目。振袖而撫裳。令緩轡而縱筴。遂風起而雲翔。彼人者。瞻之而垂泣。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巖石之下。懼不終夕而死。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吳泉而行。迴乎道而遊覽焉。見薪于阜者。歎曰。汝將焉。曰。是終乎哉。薪者曰。是終我乎。不曰。是終我乎。且聖人無懷。何其哀。夫盛衰變化。常不于茲。藏器于身。伏曰俟時。孫則足。曰擒龐。雖折脇而乃休。百里困而相羸。牙既老而粥周。

既顛倒而更來兮，固先窮而後收。秦破六國，并兼其地，夷滅諸侯。南面稱帝，姁盛色。崇靡麗，繫南山，曰爲闕。表東海，曰爲門。門萬室而不絕，圖無窮而永存。美宮室而盛帷纒，擊鍾鼓而揚其章。廣苑囿而深池沼，興渭北而建咸陽。蠶木曾未及成林，而荆棘已蔽平阿。屢時代存而迭處，故先得而後亡。山東之徙虜，遂起而王天下。由此視之，窮達詎可知邪？且聖人曰：道德爲心，不曰富貴爲志。曰無爲用，不曰人物爲事。尊顯不加重，貧賤不自輕。失不自曰爲辱，得不自曰爲榮。木根挺而枝遠，葉繁茂而華零。無窮之死，猶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營？因歎而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東。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貴倏仰開，貧賤何必終。雷侯起亡虜，威武赫夷荒。召平封東陵，一旦爲布衣。枝葉托根柢，死生同盛衰。得志從命升，失勢與時墮。寒暑代征邁，變化更相推。禍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

推茲由斯步負薪又何哀先生問之笑曰雖不及人庶免小矣乃
歌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實兮日月隕我騰而上將何懷衣弗
襲而服美佩弗飾而自章土下徘徊兮誰識吾常遠去而遐浮肆
雲舉興氣蓋徜徉回翔兮潛濼之外建長星曰爲旗兮擊雷霆之
礮礮開不周而出車兮出步九野之夷秦坐中州而一顧兮望
崇山而迢遞端余節而飛旂兮縱心慮乎荒裔或作前者而弗
修兮馳蒙開而遠邁棄世務之累爲兮何細事之足賴虛形體而
輕舉兮精微妙而神豐命夷羿使寬日兮召忻來使緩風攀扶桑
之長枝兮登扶搖之隆崇躍潛淵之冥昧兮洗光曜之昭明遺衣
裳而弗服兮服雲氣而遂行朝造駕乎湯谷兮夕息馬乎長泉時
崦嵫而易氣兮輝若華日照冥左朱陽曰舉麾兮右玄陰曰建旗
變容飾而改度遂騰竊曰修征陰陽更而代邁四時奔而相邁惟
仙化之倏忽兮心不樂乎久留驚風奮而遺樂兮雖雲起而忘憂

忽電消而神逝兮，歷寥廓而遐逝。佩日月以舒光兮，登徜徉而上
浮。歷前進于彼逝兮，將步足乎虛州。掃紫宮而陳席兮，坐帝室而
忽會。醜萃眾音而奏樂兮，聲驚渺而悠悠。五帝舞而再屬兮，六神
歌而代周。樂啾啾肅肅洞心達神，超遙茫茫心往而忘反。慮大而
志矜局，或作大人微而弗復兮，揚雲氣而上陳。召大幽之玉女兮，
接上王之美人。體雲氣之道鳴兮，服太清之淑真。合歡情而微授
兮，先豔溢其若神。華姿燿目俱發兮，采色煥其並振。傾玄髮而垂
鬢兮，曜紅顏而白新。時曖曖而將逝兮，風飄飄而振衣。雲氣解而
霧離兮，霧奔散而永歸。心惆悵而遙思兮，眇迴目而弗睇。揚清風
以爲旂兮，翼旋軫而反行。騰炎陽而出壘兮，命祝融而使遣。驅玄
冥以攝堅兮，募收秉而先戈。句芒奉轂浮驚朝霞，寥廓茫茫而靡
都兮，邈無倚而獨立。倚瑤廂而一顧兮，哀下土之憔悴。分是非以
爲行兮，又何足與比類。霓旌飄兮，雲旗靄樂遊兮，出天外。大人先

生被髮飛鬢、衣方離之衣、繞紱陽之帶、含奇芝、嚼甘華、噏浮露、飡
霄霞、與朝雲颺春風、奮乎太極之東、遊乎崑崙之西、遺轡隕策、流
盼乎唐虞之都、惘然而思、悵爾若忘、慨然而歎、曰、嗚呼、時不若歲、
歲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句句者自己
爲貴、夫世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貴不足尊、與
世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羣、遺俗而獨往、登乎太始之前、覽
乎忽漠之初、慮周流于無外、志浩蕩而遂舒、飄飄于四運、飖飖翔
乎八閭、欲從肆而彷彿、浣澣而摩拘、細行不足目、爲毀、聖賢不足
目、爲譽、變化移易、與神明扶、廓無外、目爲宅、周宇宙、目爲廬、強八
維而處安、據制物、目永居、夫如是、則可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堯舜
齊德、不與湯武並功、王許不足目、爲匹、陽丘豈能與比、縱天地且
不能越其壽、廣成子曾何足與並容、激八風、目揚聲、躡元吉之高、
蹤被九天、目開除兮、來雲氣、目馭飛龍、專上下、目制統兮、殊古今、

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足目累之哉！故提齊而跋楚，挈趙而蹈秦，不滿一朝，而天下無人。東西南北，莫之與鄰。悲夫子之修飾，目余觀之，將焉存乎？于茲先生乃去之，紛泆莽軌，沕泆泆，歷度重淵，跨青天，顧而適覽焉。則有道遙，目永年，無存忽合，散而下臻，分離蕩，漾漾洋洋，飄涌一作涌雲浮，達于搖光，直馳驚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無爲之宮。太初何如？無後無先，莫究其極，誰識其根。邈渺綿綿，乃反復乎大道之所存，莫曷其究，誰曉其根。辟九靈而求索，曾何足目？自墮登其萬天，而通觀浴大始之和風，濶逍遙，目遠道，邈大路之無窮，遺太乙而弗使，陵天地而徑行，超濛濛而遠迹，左蕩莽而無涯，右幽悠而無方，上遙聽而無聲，下修視而無章，施無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崔巍高山，勃玄雲，朔風橫厲，白雪紛積，冰若陵寒，傷人陰陽，失位日月，墮地坼石，裂林木，摧大冷，陽凝寒，傷懷陽，和微弱，降陰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噏不通，寒傷裂，氣并

代動變如神寒倡熱隨害傷人熙與真人懷大清精神專一用意
平寒暑勿傷莫不驚憂思靡由素氣盈浮霧凌天恣所經往來微
妙路無傾好樂非世又何爭人且皆死我獨生真人遊駕八龍曜
日月載雲旗徘徊適樂所之真人遊太階夷口原辟天門聞雨濛
濛風颺颺登黃山出栖遲江河清洛無埃雲氣消真人來真人來
惟樂哉時世易好樂墮真人去與天回反未央延年壽口獨救世
望我何時反趙湯湯路日遠先生從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終極
蓋陵天地而與浮明遊遊無始終自然之至真也鸚鵡不踰濟洛
不渡汶世之常人亦由此矣何不通區域又況四海之表天地之
外哉若先生者已天地爲卵耳如小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
非豈不哀也哉

搏赤猿帖

僕不想欲爾夢搏赤猿其力甚于貔虎良久反覆余乃觀天背地

觀穹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安得不憂吉乎執我凶乎詳告三月

阮籍白繇君

李懷琳
七賢帖

孔子誄

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考混元于無極本造化

于太初

御覽

弔某公文

沈漸茶酷仁義同違如何不弔玉碎冰摧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印

全三國文卷四十六終